

語絲

第五卷·第二十二期

Christopher Smart 小泉八雲講演

侍桁譯

——英文學的畸人之五——

(1039)

在十八世紀，當於高樂瑞支與窩慈窩斯的最初的作品未出現之前，那抒情類的僅有的一首偉大底詩歌，是克利士陶佛斯瑪爾特的作品。我是沒有把博榮斯的作品算在裏面，因為那些全是用斯格蘭方言寫了的；並且我也沒有算上哥雷的小詩，因為那些全是極短的。只單論純抒情底努力，斯瑪爾特的偉大底給大衛之歌“*Song to David*”，確實是比同世紀中同類的任何作品都更優秀。實在講，我們讀了它，覺着好像它，不應當曾在那樣底一個時代裏產生出來。但更足以使人奇異的是，它不只是產生於十八世紀後半較早底時季——約在一七六三年，而它還竟是被一個瘋子所組合成的。從前我會使你們注意過這同一時代中的瘋文學家

Christopher Smart

1

們，——斯微夫特及其他諸人。但他們中彷彿只有一個是在確實瘋狂底時候裏，能作出一些偉大底產品。當於斯微夫特與考波變爲瘋狂了的時，他們不能創作偉大底作品了。但斯瑪爾特只是當於瘋狂的時候才能產生偉大底作品，正好如有些人們只是當於醉了的時候才能作詩一樣。這種幻象是一個奇異的；許多心理學教授們對於這件事感到很大興趣。

斯瑪爾特是生於一七二二年，曾受了很好底教育。在劍橋大學他終了他的學程，在學校時他曾顯示了碩學的證明，但是他却生活於極紛亂底生活方式中。一七五三年他走到倫敦去，試驗着給舞台寫作以維持生活。

在這一方面，他是沒有很成功，一部份是緣於他飲酒的習慣。他變成了一個二文錢的武士，這也便是說，一個人順着出版者的吩咐，爲極微少底稿費而寫作。正當於這樣工作着的時候，他遇見蔣生了；蔣生很歡喜他，並且想法給他以助力，但是他的種種習慣，致使這樣底助力收到很小的結果。到一七六三年他瘋了；但實在奇怪極了，這種神經病症穿上了宗教狂的外衣。當他住在瘋人院裏，他組合成了那驚人底詩歌，並且據說是用一個鐵釘子寫在他監獄的牆上的。但這幾乎是不可能的；因爲這首詩是包含着六行詩的八十四節。斯瑪爾特病稍好了，他自由地放了出來，這時他印行了他的詩；但是沒有人對於這首詩給了一點的注意。

就連蔣生在它的東邊都看不出成效。它不是順着當時的詩底習俗寫成了的；並且它是瘋子的作品——名聞是作於瘋人院中的。所以當他死後，他的詩被收集起來的時候，這首特殊底詩是被選落了。斯瑪爾特普通在瘋狂後，是變為極惡的；一七七零年他死在獄中了。

他死後很少有人想到他，——雖然蔣生給他的作品曾下過親切底批評。到十八世紀末他是完全被人們忘記了。但是一百年後，偉大底微克脫利亞詩人羅勃特布朗寧看到了這首「給大衛之歌」，被它奇異底美所驚動了，於是關於它另寫了一首詩，這使這一篇詩歌引起了大眾的注意。布朗甯看見了事實的神祕奇異底一面，這是在他以前從未有看見過的。這裡有一個人，他只是寫壞詩與無價值底散文，並且從未顯示過真實天才的標印，——直到他突然變為瘋狂了。於是他唱了這樣一首歌，那是十八世紀任何詩人未曾生產過的。那好似有一種精靈走入他的軀壳裏，只一瞬間地感印了他。布朗甯把這首詩比為那隱藏在最不雅緻的大皇宮之中的最完整建築了的美麗底教會堂。所謂皇宮者，布朗寧是指着奧迦斯坦時代的詩文學的全部而言。

現在關於這一首詩我們可以說一些話了。它的驚人底美，特殊是由於形容詞的驚奇底運用；但是有些節中，是具有一種火與一種力，那是任何詩人必須要羨歎的。少數的詩節是稍

稍瘋狂的，它們是不可解。但這些並不很多。主題只一部份是大衛的自身：最多底詩節是稱頌祈禱的力與美以及上帝的力量。甜蜜底，強壯底，美麗底，珍貴底，光榮底，——這些是稱頌的用句，我們有五六個詩節，描寫「甜蜜」是以「甜蜜底」這個字開始；大概是有同樣多的詩節，以強壯這個字開頭，描寫力量；於是又有半打詩節描寫美；於是同樣數目的詩節描寫珍貴；最後這首聖歌的收尾，是以「光榮底」這個字開始了許多連續底詩節，以描寫上帝的光榮。這樣這首詩歌的建築是極其驚人。我們無須全部引用來；但是那些歌頌力量與甜蜜的幾個詩節，與那些能被選入於幾種詩文選集中的，是值得密切注意。

強壯是前進着的快馬；

強壯是追逐着迅速底悍鷹，

它立刻便擒住了它的獲物；

強壯是在地上的高駝鳥；

強壯翻動着騷亂底深海

射劍魚是它的標的。

強壯是獅子——像一塊煤

牢的眼球——像稜堡的黑疣

它的胸反抗着仇敵；

強壯是在它的翅上的荒鷲，

強壯是抗着潮的宏大底鯨魚

浮現地向前走去。

(1048)

就是在這十二行詩中，有兩件事是須注意——便是簡單底英語與科學底字的驚奇地調換而且是精細地選擇了的；其次便是形容詞的華麗地應用。Xiphias——代理劍魚(Swordfish)——是純粹拉丁文，或者至少是從希臘取來的拉丁文；但是它的銳厲底發音，好像是在水裏的一種衝擊，表現出所有的英語所不能作到的力量，並且與這個簡單底動詞「射」(Shoot)相結合起來，它的效果變成爲絕對地驚異。至於描寫駝鳥，這位詩除去形容詞「高」(Tall)字外再用他字；但是這對於那些看見過這種活動物的人們，這個字便是所

有的一切了。

(1044)

甜蜜是合時降落的露水，

它滴澆着多葉底菩提；

甜蜜是赫孟（註）的香芬底氣息；

甜蜜是百合的銀鈴，

甜蜜是醒燭的香息，

它守護着早晨的祈禱。

甜蜜是具有熱愛的年青底乳母，

它在那沉睡着的嬰兒上微笑；

甜蜜是當於那失了的又復來到；

甜蜜是那音樂家的熱情底擊拍，

當他漠然底心靈在探求着芳香，

爲貯藏最精粹底花卉。

更甜蜜的是在所有愛情的旋律中，

你的雉鳩的語言

配合着你起伏底音絃；

更甜蜜的是授賦了一切的優雅，

你的惠與的光榮

直散到我們的帝主。

這些詩節，我們可以注意到，是既大膽而且美麗；因爲它們關於題材，是具有特殊底熟識，說向一個基督教信仰者的心靈，意外地畏敬而且神聖。它們的美，就是不關這種事實，也應當博得鑑賞。但是那一世紀是過於愚鈍了。再請你們注意到像這些詩節的光彩：——

薄於寶玉的——它們的美德與它們的高價，

Christopher Smart

那是把它們芒銷的突現

埋藏在沒有人類的醜惡的地下；

這我主的印章的碧玉，

這似一盞燈的黃玉的光燦，

混在那地底下的鑛山。

宇宙——它造成的羣集的天體，

這榮耀底光線，這慰藉底陰影，

谿谷，平野，樹叢與山岳；

這復雜底深淵，

那里幸福地保存着祕密，

智慧隱藏着她的巧技。

你們或許要問這特殊底一行「那里幸福地保存着祕密」是什麼意義呢？沒有一個活着的

人可以告訴我們。這正是很少底幾行中的一行，那證明了斯瑪爾特當於他寫這首詩的時候正是瘋狂。我可以冒險地這樣解釋，——人們受着瘋狂的苦難，極希望着孤獨，因此這位病詩人也許藉着幻想把他自己的情感遷連到自然的神祕裏了，並且還希望我們了解就是上帝偉大底快樂也是祕密與孤獨工作。但是雖然有這些微疵，英國詩人一定是要在將來的時代從這首「給大衛之歌」裏繼續地吸收到靈感。

（註：赫孟——出自聖經，是Palestine的最高底山。——譯者，）

薛蒙孫（續）

璠威 烏達珊作 梅川譯

星期日過了，來了星期一及五個灰色的日子。絲凡伊兒坐在縫紉室地板上自己玩，因為現在爸爸晚上回家這樣遲，不能帶她出去散步。爸爸現在也要發脾氣了，絲凡伊兒留心——不知是因為公司裏事情太煩，或因為媽媽太忙，難得有功夫為他預備飯菜，直到晚上很遲。還有亨利也容易發怒，因為女主顧用了他日常睡的房間，試樣到深夜，使他不能去睡。但絲凡伊兒以想想聖誕節，她可以得到新的雪纒來安慰自己。

在十五日安東薛蒙孫寫信給他的兒子。他找職業已倦于奔走——但職業他無論如何找不到。寫了之後，他又欣喜地想到將來。他再有工夫帶絲凡伊兒去散晚步，在公園裏助她溜冰，他們談論到她應得的新雪橇。

在十八日，他正釘好機器箱，貨棧工頭來告訴他有電話來。這是在城裏的雪高達邀他過去，到奧格斯丁咖啡館同他去喝咖啡——午後能請假兩個鐘點——他們可以談到一些事情麼？

「摩珊怎樣——還有最少的呢？」

孩子們都好的，謝謝。摩珊和他同來的——想買些聖誕節的東西。

「我來仔細想想看的時候，兒子，現在希望即使走開一個鐘點差不多不能，我們忙得如正在聖誕節之前，」薛蒙孫解釋。

雪高達為這事允自己來看經理。

「好的，為那件事，就是了——你是很好！問問摩珊。」

正是像她！自然，她不願邀他和他們去同餐——阿否！不過——因喬治——他已有了啤酒，及一些更強烈的，在他為那一次嘗試起來之前。

「你想那是必需的麼？」摩珊凱林夫人問她丈夫，他正在開一瓶噴支（註一）酒。

「我覺得似乎我們無論如何應該給父親一杯噴支酒。」

「好的，就是了——隨你便，親愛的！」凱林夫人盡力鼓起她雙層的下頷。她是不美麗的。她的眼臉漸漸自鬢角厚起來，以致她的灰色的小眼睛向鼻梁爬去；滿臉艷麗的顏色，但她的嘴是狹而小的，她的唇是薄的，她的胸部終于是空虛而瘦小的，以下則豐滿而闊大的。

她坐在絲絨沙發的中央，正在電燈之下，牠的三個球照透全室——兩架鐵床，兩隻桃花木的洗面檯，兩張小桌及鏡面的衣廚，大桌前兩隻安樂椅，案上一塊小手巾絲繡蔓枝的，中央放着一隻灰盤。

在門外有猶豫的敲門聲，薛蒙孫謹慎地進來了。他和他們握手。

「午安，雪高達——很高興再見你，兒子——午安，午安摩珊——再見你一次也是很好的——正是和從前一樣年輕美麗——」

摩珊按鈴呼咖啡，倒出來，雪高達斟了滿杯。

薛蒙孫不絕的看他的媳婦，她無聲的坐着，她的嘴緊緊的閉着，當他和雪高達談話時

候。閒暇地，夾着許多閒話，談話歸到正事。

「摩珊，我們吸烟你沒有什麼么？這裏，父親——雪茄烟——？」

「現在你所寫的事情了。今天我到公司去過，和你的經理講起過。他似乎和我一樣意見。城市不是十分合你的地方。這裏的工作給你這樣年紀的人太興奮了——他似乎也這樣想。而我也不能爲你找到一些別的事情，無論爲那件事——」

薛蒙孫沒有說什麼。摩珊倒趁了勢。

「雪高達自己是屬於副的，你大概還記得的——至少差一些。總局大約不願雪高達永遠來懇行家的情把他父親荐到他們公司裏。他這樣已荐了三次——而你把一切都弄錯了。我可以盡我所知的完全告訴你，高雪達爲你找了最後的一個位置之後，他遇到了十分的困難，但這位置你又讓牠去了。」

「我所知的，我實告訴你。如我所說，你在這裏不是十分適宜。你是太老了，也太常常換新花樣了。所以只有一條路我可以幫助你。我可以爲你在歐麥克地方曼司太廠裏找到一個位置——好的輕易的工作。要知道，薪俸是不多的——初進時是六十克郎，倘若我不會紀錯。不過，如我所說，我可以爲你找到那個位置。」

薛蒙孫沒有說什麼。

「好的——那是我可以幫助你的唯一的路了。」雪高達 凱林重說一遍。

「好的——你怎樣說——父親，我是否要爲你去找這個麼？」停了一停他問。

父親說前咳嗽了幾聲。

「好了，如這個，雪高達——我不知你聽見過這個沒有——不過事實是我已與同住了六年的婦人訂婚了。所以我想我要先與阿爾迦去商量過——看看她怎樣想。阿爾迦——那是她的名字，」他解釋，「阿爾迦 馬丁 孫夫人；她是一個寡婦。」

一個不舒服的久長的靜默。薛蒙孫玩着安樂椅上的流蘇。

「各方面她是一個純正的，十分好的女人，阿爾迦是——且她在城中有一興盛的成衣店。所以這是個問題了，她願不願搬到那邊連上帝也不要的鄉間去。且她的兒子也在城中有一個公司的位置。」

「就是這個婦人——」雪高達很謹慎地說。「你所說起的——就我所以聽到的——和——已有了了一個孩子？」

「是的，我們有了一個小女孩，名叫絲凡 伊兒。她明年四月已五歲了。」

「這樣！」這是摩珊說的。「這樣你和同住的婦人有了一個女兒——她各方面是這樣一個好的正當的婦人！」

「是的，阿爾迦是這樣的！安靜而正當的——且也勤作苦做。而且還有和善的。」

「父親，這真是奇事，」摩珊夫人說時裝得很可愛，「你還沒有和這很好的馬丁孫夫人結婚過。於我似乎你有許多理由在很久之前這樣作為。」

「讓我告訴你，親愛的摩珊，」薛蒙孫滿面歡容，頗以有所發明自驕。「我不願看見我的妻這樣苦做，所以我等待能尋到一些好些的希望。不過我要娶阿爾迦我以我的名譽允許過，那個允許我堅持着，和我的姓名安東薛蒙孫同存亡！」

「啊；」摩珊變成更可愛了，「不過六十克郎一日不是一筆大數可以娶——供給一個妻和孩子。且一些縫衣的進款自然阿爾迦到歐馬克後不能計算進的。」

「父親，更不幸的自然是你們有了這孩子。不過我想或者能使馬丁孫夫人明瞭這情形的——恐怕和她可以得到一些同意。」

「一件事你應當記得的，雪高達——你的小妹妹，絲凡伊兒。我不願她因為是個私生的受苦。於我似乎，雪高達，你是負擔一個重要的責任，若涉及這件事。」

摩珊幾乎在他說完之前中斷他話，現在在她的聲音中沒有一些溫柔的樣子。

「當你講到責任，父親——爲你的私生女——你真的使我很發笑。雪高達情願爲你找一個位置——第四次——在歐馬克。這里他無能爲力了。爲什麼，倘你不以爲因你自己的私事能離開這城市，你儘可以隨意留在這里。倘你能在這里找到一個位置，而日就結婚——爲什麼，那是你的事情，不是我們的。不過雪高達別條路明白地不能相助了。自然他必須首先顧到他自己的妻子。」

摩珊夫人以她的絲的圍裙，以她的一副新的皮披肩把自己打扮好，當次晨走上樓梯到露司樓克夫後部馬丁孫夫人的店裏去的時候。她以有主意的手指按薛蒙孫玷污的名片下的門鈴。讓她進來的女人是矮小，肥胖而黑的。她有美麗藍色的眼睛，在一張衰謝，少見日光的臉上。

「這是馬丁孫夫人麼？我是凱林夫人。我願和你談談。」

阿爾迦逡巡地把到最近的房間的門微微放開一些。

「你願進這里來麼？抱歉這里沒有生火。但我們是在別一間縫衣的。」

摩珊夫人動身進去，自己坐在房中唯一的安樂椅上。這房間布置如尋常出租的房間。在碗櫃的白布之上，按良心地布置的，放着已故薛蒙孫夫人的照相，雪高達和她自己——他們訂婚的照相——及兩套孫兒們的照相。

「現在，我親愛的馬丁孫夫人，」——阿爾迦立在碗櫃那邊看她，——「有一二件事我很願意和你討論討論。你不願坐下麼？」

「謝謝——不過我是很忙的。夫人所希望的是什麼？」

「好的，我不會留你很久的。薛蒙孫——我的丈夫的父親——和你明白地在某種誓約之中的，我們昨日從他得知的。現在我不知道他有否完全告知你關於他的位置？」

「你意思是在歐馬克的位置麼？——確實，他已告我了。」

「這樣！好的，你明白的，自然，這真是一個小地方。倘若他應當去的，他暫時不能實踐對你的誓約了。」

「謝謝你！」阿爾迦急急地說，說到題目上。「不過這些事不必來麻煩夫人的。我們——薛蒙孫和我——已同意了，決定正式結婚了。」

「好的，馬丁孫夫人，那樣情形，有一點我必須請你注意：薛蒙孫不能問我的丈夫要求

各種補助的——絕對不能的。他自己有許多人口的。四個人靠六十克郎一月來生活。除小女孩之外，說是我父親的，你還有別的孩子麼？」

「我的兒子仍在這裡——我有一個姊姊在忒郎耶司維恩，他可以和她同住。我們的計畫是結合到弗來特力克司太太去組織家庭。薛蒙孫星期日來——我在城市開成衣店。」

「我知道。好的，那或不能作為不合理的。不過這應記得的，你知道——在弗來特力克司太太裁縫已太多了。馬丁孫「小姐」，這有問題了，放棄你在這裡的事業，到那邊去另創一個新的，是否能於你有利。」

阿爾迦吃驚了。

「馬丁孫「夫人」，請你厚諒。因為，我知道，那是你怎樣稱呼你自己。我的丈夫和我，確實的，曾推究過。自然，這不至使你吃驚的，我們應當要知道，他中意的是那一種人。」

阿爾迦輕慢地歛氣。

「是的；於我是一樣的，薛蒙孫夫人——凱林夫人，我的意思——原諒我。但事實是薛蒙孫似乎不以之來輕看我，我所嫁的人丟棄我到美洲去了，剩下我，盡我能力來養活我自己

和我的小孩。薛蒙孫已允許我——曾一而再的對我說，「不要煩惱，爲了你我永不回去的，阿爾迦！」於是我不知爲什麼這不完全和你一樣，凱林夫人。我們將來不會麻煩你們，或牽涉你們的——且看你的丈夫不願他父親的名——。」

「我親愛的馬丁孫夫人，」摩珊搖手，伸出她的下頷。「請不要這樣氣惱！我實在終沒有想來阻礙你們的事情。反之，我是帶着最好的希望來此的。我只要指示你——關於你常常夢想的事，薛蒙孫會是一個能養家的人。我應自招，我想不到你將得到一點，倘若你嫁給他，除了供給他和孩子的特別權利。倘若你回憶起來，我親愛的父親真的永不會是一個你所稱爲向上的未來的人。我們沒有保證，保證他在將來不會如他過去一樣無以謀生。現在你這樣——你以爲給像她這樣年紀的人——有一個家庭——常常換新位置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麼？」

我到這里以十分的友誼爲我的丈夫進言。爲什麼，我親愛的夫人，至今你安排進行而不結婚。現在，我的丈夫願償還你一些——我們預備五百克郎——補還你，因你的寓客這樣突然的離開你，使你受了損失。你要知道，這是沒有條件的。倘若我的父親將來得到一個能使他結婚的位置，我們決不籍故來阻礙的。正如你合法地所說，沒有一件是我們的事情的。請到你的小女兒，我的丈夫和我已討論這事過了，願她和我們同住。」

(1057)

「永不——我還活着的時候！」阿爾迦立即發怒。「離開絲凡伊兒！你確實可以停了，我永不，永不同意的。」

「好的——自然，隨你便。而且你和我的父親，自然，意氣和合的，倘若你要嫁給六十克郎一月的——放棄你這裡的生計，到弗來特力克司太去試辦一個新的，這我可以說是很難的。你無論如何喜歡薛蒙孫我完全地不懂。天呀，嫁給——你已是「夫人」了。在你鄰近的人對一些小事情不會這樣特別的，你可以和你的寓客來往的小事。你會看中薛蒙孫過——真的你應當原諒我說這句話——在我的意思說起于你不利的。老實說他真的不是什麼，只是一隻老豬而已！」

阿爾迦阻止她。

「凱林夫人，你正應在這裡閉口了。不過我要告訴你，老實說，為什麼我喜歡安東薛蒙孫。可以有一二件關於他的事，人們要駁斥的事。不過我很速就得知一件，別人無論怎樣說，他是有一顆好心的。而且人間好的人也不大多，讓我告訴你！他不久就認識，我費許多心機要使他比他在家裏受到的還要安適，於是在他習慣中糾正而按正規，因不久就這樣了，在我的意思，他先前曾安適過的。否，你不能不承認——安東的好心和討人歡喜。還有他之

(1058)

喜歡絲凡伊兒——真的他愛孩子太深了——他是姑息害了她。我是喜歡薛蒙孫的，凱林夫人，讓我告訴你。」

摩珊立起，把她的帶手套的指尖放在手袖籠的花邊褶襖之間。

「自然——倘若你愛上薛蒙孫——那是別一件事。」
她就走出。

雪高達凱林相信他夫人的聰明是實在真的。他曾常常聽見別人說——他自己已相信這個了——這就是摩珊密爾小姐，她把生命放入雪高達凱林薛蒙孫之中，當他不過是一個書記時候，又把他造成像他這樣的人。但他仍懷疑，想到她是否正式的人去使馬丁孫夫人明瞭。因為有不能不承認的，就因她考察事情十分嚴厲，而這個阿爾迦，出現的時候，已有些不規則地有了二個孩子。摩珊能藉故變為頗刻薄而可憎的。所以他以後覺得悔恨了——他失策而讓她去。因為有幾種了解必會有的。父親應否到弗來特力克司太去住，帶了妻子去，而他無力養——這明白得如所謂末日了。他永不會感到預備相助的意外不測的要求的安穩——於是一切別種追跡他父親的難堪，和摩珊的永遠為難。

事情已應該決定了——立刻地在老人有工夫先把事情一件一件重溫起來。他已熟悉海

爾克勒司機器公司事務，他定了一架新兜奔車（註二），同時偶然提及他的父親。薛蒙孫——現在被安排妥了——應在聖誕節早一日離開，使他可以同他們回家，和家人過聖誕節。後來他自己走開來看馬丁孫夫人。

阿爾迦的眼睛因為這樣哭已紅了，當薛蒙孫回家吃飯時候。凱林也在那里。她說他對那件事很好。他求看一弄絲凡伊兒，把她抱起坐在膝上，許她聖誕送她東西。後來他和阿爾迦講。這是她悲苦的債——她欠了房租，及這里那里各店的期票——這樣她得支了錢來。他允許她給絲凡伊兒每月十五克郎——這無論如何是可靠的事——她不得已也這樣看待亨利——他也許仍有時不能完全地照顧他自己。十五克郎一月，他說了，將來——「到我的父親能自立能娶你時候。」阿爾迦坐在薛蒙孫膝上，在他的冷的房裏，在放家屬照相的碗櫃之前的安樂椅上，她哭了，他摩撫她，安慰她。

「真的，安東，我不知——還有什麼別的我能做呢？倘若他不願助你——爲什麼，沒有出路。我從他說的那條路我知道了——他不願以別種方法相助了。他們若這樣的拒絕我們，我不想我們或能在弗來特力克司太好好做一做，你看——」

她已拭去鼻涕，揩乾眼淚，那時又開始哭了。

「人們必須忍受所遇的——窮苦的時候，必須等機會的。」

不過勸薛蒙孫下鄉，和他們去過聖誕——雪高達與摩珊不能做什麼了。他們整日取出聖誕樹的好圖，還有孫子們，鵝，皮酒，大乳餅等。但老人是堅決的——他要和阿爾迦，孩子們去過聖誕。一切他們能使他允許的是他願過了聖誕過來。因為雪高達給他二十五克郎作爲一個聖誕禮物。所以前好讓他出城去，否則讓他袋中有了錢，無事逍遙着。雖然最好是老人在監視下和他們飲酒過聖誕——。

聖誕節前二日，薛蒙孫回家時候，一隻臂下挾了一架雪橇。他低聲含糊沉吟，當他在房中點燈，解包裹的時候。

這幾日假日吃各種酒——燒酒，甜酒，黑葡萄酒給阿爾迦。他每次用一些皮酒。一隻烟斗給亨利。這並不很貴的——這大概使少年知道他沒有忘記他——也爲這事去得一件成人用的東西。否則他幾乎是鄙吝的。送阿爾迦的短衫只值一克郎另四十五，不過他又化了三克郎另七五爲她買一隻胸前針——真的這看去似乎像值到十克郎的東西。薛蒙孫自箱中取出——啊，她會不歡喜麼！他也想送亞伯拉罕孫小姐一些東西——作爲紀念。一些小東西——他能容易地辦的。

(1061)

於是雪橇了！薛蒙孫，從桌上取去桌布之後，打開包裹，把雪橇陳列起來。

「阿，親愛的阿爾迦，你能到這里來一秒鐘麼？」他向縫衣室叫。

「好的，什麼事？我是很忙在——」

薛蒙孫移燈越過桌。

「你想絲凡伊兒對這將說些什麼呢，阿爾迦？」

「安東，不過外觀呢！」阿爾迦用新聞紙襯在雪橇和燈下面。「是的——一架美麗的

——可愛的——雪橇——。」

「請看這里，」薛蒙孫解開墊子，給她看彩色的玫瑰花。「自然，墊子是另外的，你知道的。」

「嘿！我猜，這值一些的？」

「五克郎另二十五歐兒——連墊子，」薛蒙孫驕傲地宣布。

「這樣！那似乎把許多錢放在像這樣的東西裏，安東。她還這樣少——她很可以滿意了，即使沒有這樣好。」阿爾迦嘆息了。

「阿，是的，看我們省下一些錢，我們可以做的。於我似乎這不過是，隨意作樂作樂。」

現在你能還清欠債。你會知道的，我無論如何不忘記我的愛人的，『他好玩地輕推她。』你能給我一對杯子麼，阿爾迦？我買了一些黑葡萄酒——我們知道你很歡喜牠——你知道我是大半爲了你買的。』

阿爾迦瞟一瞟碗櫃上一列瓶。她又嘆息了。於是她去拿了杯子來。

在馬丁孫夫人完成她的工作之前，已過了聖誕夕了。不過最後各事已安排好了。亨利當她們做完時候立刻把最好的衣服送去了，阿爾迦和亞拉伯罕孫小姐已把一切整理收集成一捆放在縫衣室的桌上及椅上了。亞拉伯罕孫小姐已用了咖啡及餅，收了一瓶薛蒙孫送她的花露水，在她動身之前。

此後阿爾迦進了起居室。她理清時裝雜誌的桌子及放衣服及配裏衣料的坐椅，收集起在盤上支柱間的鈕子及扣針。於是她點了聖誕樹，這是她頭一夜已收拾好的。

絲凡伊兒，亨利及薛蒙孫進來了。老的坐在絲絨椅上。但絲凡伊兒跳舞而快樂的，被各種燈光所迷——看見了雪橇之後——歡樂得高呼了，——跑回到樹旁，因爲快樂幾乎不知道要怎樣。薛蒙孫欣然色喜，阿爾迦也笑了，雖然她眼睛是討厭地紅着。薛蒙孫午後看了他們幾次。嗚，也許正是他的福氣今夜使她哭——當他多少要她們高興。

他把他的禮物帶進來，他惡作劇地笑了；她無疑地以為短衫是一件不好的禮物。於是她取出一瓶花露水，——他俯從了他想做荒蕩的慾望，當他在五十歐兒店裏為亞伯拉罕孫小姐買些東西。亦為阿爾迦買一隻縫衣籃，還給亨利買了一隻像銀做的小火柴箱。這孩子只作當然的事的謝他，把烟斗和火柴箱放在窗上，懶惰地躺在椅上。

於是最後胸前針了！

「你看。這些別的東西都是實用的——我要你也有些別種的東西，阿爾迦——。」
阿爾迦打開箱子，眼睛不禁水汪汪了。

「不過這樣多的事情，安東！」

薛蒙孫極力討好。

「我希望你佩這時候，時時把我放在心上，阿爾迦，親愛的。」

「我自然的，安東！」

「還有，你說——今夕送來給絲凡伊兒的箱子怎樣？」

阿爾迦帶了進來。

上面寫着「絲凡伊兒小姑娘，馬丁孫夫人縫衣店的寶貝。」阿爾迦把牠打開。裏面一張

名片上寫着「恭祝聖誕。」這是雪高達凱林送來的，是一個洋囡囡——不過阿，那一種洋囡囡！

牠有黃色髮髮，眼睛會閉會開，穿着連白色皮帽及袖籠的白衣，一隻臂上掛着一隻小小的溜冰鞋——是最精美的東西。絲凡伊兒喜得閉口無言——但薛蒙孫又弄舌了。他和絲凡伊兒是一樣的歡喜這洋囡囡。

「好了，我想最好媽媽替你去藏了罷。」你要知道，玩這個是不許的，除非星期日——。」

「總之，雪高達是愛人的，」他對阿爾迦說，她正捧了玻璃杯及一瓶熱水進來。「那正是我常常所說的——雪高達心真是好的——是他的可惡的妻來玩弄他，因為他真是好的——。」

薛蒙孫自己和了酒，阿爾迦用了一些黑葡萄酒。絲凡伊兒自己也從杯中喝了一些的黑葡萄酒，當她坐在爸爸腿上的時候。

「你也願到這里來，亨利，你自己去和了酒——你現在幾乎已是一個成人了，你要知道。」

(1085)

亨利有些不願地立起。他避免去看薛蒙孫。他有一張沒有血色，多雀斑的臉，有一雙滯鈍淺色的眼睛。他穿了成人樣子的衣服似乎瘦少得很。

「好了，斯歌爾了，（註三）完全三個——這是我所謂有一個安樂的時候！我們不是有了一個安樂的時候麼，阿爾迦？」

「是，真的！」她咬着唇坐着，因為眼淚從眼中流出來了。「倘若只要一個人能知道下次聖誕我們在那裏——！」

薛蒙孫點了雪茄。他似乎有一些討厭了。「你不要試一試你的烟斗麼，亨利？在我伙食桌上還有些烟葉——倘若你自己碰巧沒有。」

「不要，謝謝！」是亨利唯一的回答。

「啊是的——下次聖誕——。」阿爾迦嘆息，極力想不哭出來。

「這是不容易的，要想知道不能知道的，」薛蒙孫說，斜倚在沙發上。「這真是一支好雪茄！好了，斯歌爾吧，阿爾迦！誰知道——恐怕我們將在鄉間和農人們同慶祝下次聖誕！我聽到他們在歐馬克忠心地慶祝聖誕。我真的想你喜歡住在鄉間，阿爾迦——我真的想。這也許不怎樣壞——一切你應做的也許是走到外面去斬下你們自己的聖誕樹。你會怎樣喜歡那

樣，絲凡伊兒——同爸爸到樹林裏去，斬一枝聖誕樹來，放在你雪橇上，拖到家裏來？」
絲凡伊兒喜不自勝。

「於是亨利向公司請了幾天假，來和我們同祝聖誕。」
亨利微笑——有些輕蔑地。

「那樣不有趣麼，絲凡伊兒。——到火車站去候亨利？同爸爸媽媽住在鄉間大草原裏——還有牛，馬，豬，雞及一切？溫和的雪高達，他送你一個洋囡囡，——他有一個和你一樣年紀的小女兒，一個稍爲大些的兒子及一個很小的小孩，——你可以上城去和他們去玩。」

「我應去和你的那個發胖的媳婦同喝茶——倘若那就是你的目的，安東！」

「我不知爲什麼那個跟着。」

「你怎能坐着講這樣無謂的！」阿爾迦笑了，於是又哭了。

「不過，阿爾迦，現在爲什麼哭呢，爲我的女兒麼？爲什麼你常常走那條路呢——？」

「是的，你要我走那一條路呢？我應該再心滿意足，我想——這個你的發胖的媳婦投在我的臉上，亨利的父親會丟棄我過，現在你要離開我了。於是讓我們出醜留在這裏——我的

孩子和我——我的無父之兒女，你想，如他們說，我想，我只配永遠去做苦工，爲這些美好的婦女縫衣，你則這樣無恥地去行事。但我想是自然的，一切你們這班男人以爲你們可以隨自己歡喜待我！好了，那就是我所得到的，——我應知道你們男人是那一種人，——當你有了你從一個可憐的女人處得了你所要的，——爲什麼你們可以走開，剩下她失望的坐着。」

「不過，阿爾迦！」

「啊，使你滿意是容易的。我應該這樣說！一切你要做的是移到鄉間去，——於是再飲酒，追女人及其他，耽溺在下流社會裏，正如我第一次感動你時候那樣——阿上帝，我是多麼簡單愚笨相信你，讓你隨你歡喜來支配我！」

「不過阿爾迦，請顧到孩子們！」

「阿，不要煩，——他們聽見的，你的確可以安息了，——到天井或樓梯旁去。他們也正好可以從我聽一些去。」

「不過——今夜是聖誕夕哩，——自然你應該記得的。」薛蒙孫如家長的抗議。

阿爾迦靜靜地低說，她頭眠在桌上。薛蒙孫把手放在她肩上。

「不過，阿爾迦，——自然你知道的——你很知道我喜歡你的。還有絲凡伊兒呢？你以為恐怕我會永遠忘了我小小天真的女兒麼？為那原因你的確可以歇了，阿爾迦。我永遠不辜負你或離開你——我所允許的我要實踐的！」

「可憐的東西！」阿爾迦坐起，拭鼻涕。「這也許不會是你，我是恐怕，誰願講到那，安東！」

「有一件事，阿爾迦，你必須記得，」他把一條臂圍住她的頸，別一條抱了絲凡伊兒，他挺直起來可把腹部凸出來，「有一個比雪高達或摩珊更大——他管理——他們全數。」

「不過這不是唱聖誕歌的時候了麼？」他過了一霎時間。他啜了一口酒清清喉嚨。「阿，聖誕夕是永遠可欣喜的」——我們唱這首歌麼？絲凡伊兒知道這首的，我想一定的。就是了，絲凡伊兒，親愛的。」

絲凡伊兒高興地唱，薛蒙孫獨自攪亂，到高音時低落了，但每首詩開始還常常重新來一次。不久之後，阿爾迦以她帶悲哀的音加入他們了。只有亨利不唱。

阿爾迦去預備乳酪布丁及粗俗綠飾的時候，薛蒙孫和絲凡伊兒仍繼續唱。

終於最後的早晨來了。阿爾迦房裏的鬧鐘響了，但薛蒙孫不過轉一轉身，在暗中半睡着——起來是這樣的冷。一切是灰色而悽慘的。尤其是被迫起來，走出到寒冷中去的光景——離去一切。

這樣的一架床——上下鋪着羽毛被褥——他從來不會在他從前住過的許多地方的無論那一處用過。

阿爾迦推開門，她把她帶來的盤放下在自她房中射過來的光照中，點了燈，把盤移到牀上去。盤中有咖啡和餅。

「我想，你應當趕緊了，安東。」

「我也這樣想。」

薛蒙孫嘆息了。他拉她過來，輕撫她，在浸餅和喝咖啡間的時候。

「啊，多好的咖啡，你今晨做的，親愛的阿爾迦——你不能坐下和我同喝一些麼？」

「我怕我應趕緊預備早餐了——。」

薛蒙孫自牀上爬出，穿上衣服。他把最後的幾件塞進他的提包，把提包都鎖下。於是他走進阿爾迦房去。

他走過絲凡伊兒睡着的牀。他在那里呆立了一時，手放在袋裏凝視她。親愛的小絲凡伊兒！

他也偷視起居室。那里是墨黑冰冷的。亨利已于聖誕早晨和他的幾個友人出去到瑤達馬根去了。他在那里不安一息——又向在暗中絲凡伊兒的聖誕樹走去，使外飾的金屬片叮噠響。啊，——他嘆息了，當——倘永遠——他會再臨這地方麼！

他回到阿爾迦房裏。那里是溫暖而安適的，桌子的下端已理清了，這就是阿爾迦和亞拉伯罕孫小姐整日坐着縫衣的地方；桌上鋪了一張白色的桌衣，早餐已預備了，——大乳餅，皮酒及其他一切，——燈平靜地發出光，當她燃着時溫柔地發出低聲。一些的光落在絲凡伊兒身上，她睡在她小小的牀上，她美麗的頭髮散下蓋住了她的前額。他可憐的小女兒！在房中是和暖舒服。啊，他和她——阿爾迦——同絲凡伊兒在這里是多麼安適。他眼中充滿了眼淚，——他讓眼淚直流下來——並不去揩——意思是要使阿爾迦可以看見。他的顫癢的紅藍色的兩頰是很溼了，當阿爾迦捧了咖啡進來的時候。

「好了，我們還是吃吧，」她說。

「是的，我們亦可以的。絲凡伊兒——？你不想她願意和我們到車站去麼——趁雪車

去？」

「安東，我想到過的，不過外面是這樣暗這樣冷哩——。恐怕無論如何還是叫醒她好，她可以同我們喝一些咖啡。」

她走向牀邊去——輕輕地搖她。

「絲凡伊兒，你不要起來，和爸爸媽媽喝咖啡麼？」

絲凡伊兒穿了睡衣坐在薛蒙孫腿上時候眼睛還只半開。咖啡使她蘇醒了一些，不過她仍是十分安靜而無精神，——因為大人們也是這樣靜默無言——。

「爸爸，你到那里去？」

「到弗來特力克司太去，自然。」

「不過何時回來呢？」

「阿，我想還是你先到我那里去哩。」

「在你說起過的鄉下麼？」

「因是，是的——。」

「在那里我可以同爸爸再去溜冰，——你能麼？」

「在那里我們可以這樣溜，——我應這樣說麼！」

門鈴響了。阿爾迦向外看。雪車已到了。車夫進來了，搬了薛蒙孫的行李出去。

薛蒙孫吻一吻絲凡伊兒，立起來，抱着她在懷中，立了一時。

「絲凡伊兒，現在你應該做一個聽話的好女兒了，——當爸爸不在的時候。」

「我會聽話的，」絲凡伊兒回答。

阿爾迦走進廚房，把煤氣閉了——因為只絲凡伊兒一人留在家裏——又出來，立着等動身，她的手指按着燈燃。

「好了，安東——。」

他給絲凡伊兒一個很重的吻，把她安放在牀上，爲她蓋好。

「好了，再會，親愛的絲凡伊兒！」

阿爾迦滅了燈，他們出去了。在廳裏他用兩臂抱了她，緊緊的抱了她，互相接了吻。

他們無聲的坐在車裏，當他們在暗的早晨沿街顛倒下去的時候。也沒有什麼互相可以說，當他們在冷的不動人心的車站裏徘徊時候。但她終是跟了他，——當他買車票時候，檢行李時候——立在他正後面，瘦小的，穿着黑衣，似乎包在披肩裏短而方的。

(1071)

他們閒暇地走進待車室，坐下仰視車站的鐘。

「我們到這里實在太早了，」阿爾迦說。

「是的——不過那終是好的，當一個人去旅行時候。阿爾迦，這有些不好意思，今日是假日，而你起得這麼早。」

「阿——！」阿爾迦回答。「怕還是出去，到車上去定一個坐位好罷。」

薛蒙孫把自己和行李安置在車的吸煙室的前廂裏。於是他立在窗前，阿爾迦在窗下的車站的月台上。

「好了，保重你自己，阿爾迦，——多寫信——你們怎樣過——。」

「安東，你也要一樣的——。」

他們開始來關沿路的門了。阿爾迦走上踏腳板，他們又互相接了吻。

「好的，阿爾迦，你待我真是十分好。」

「安東，不如你待我。祝你路中平安！」

汽笛鳴了——全車震動——火車開始向前動了。阿爾迦和薛蒙孫搖展他們的手帕，盡他們不能看見的時候，互相揮巾示意。

火車在破曉的第一個灰色的印象中風馳電掣去了——經過在倍克拉極德——在腦司忒賴——在呂安的人家。有幾家窗是已有燈光了。冰冷灰色的海灣正可以看見，路的底些一面羣島四散着。

嗚，不舒服！薛蒙孫獨自在前車廂裏吸雪茄，看着窗外。草原森林掠過——越過——淺灰色褐色的田鋪着起伏成溝的條條的雪——黑的森林——。

是的——阿爾迦現在諒必到家了。他想她在做什麼呢。怕是在替絲凡伊兒穿衣了。她今日還想縫衣——她說過。所以絲凡伊兒也許是坐在近窗的地板上，玩她的碎布塊。現在沒有爸爸帶她出去到公園去溜冰了。

啊，那有兩架溫暖的牀的安適的房間——還有燈，還有鋪開時着的要縫的衣服，在地板上的碎布，這些是永遠踏着走過的，——絲凡伊在近窗處，——啊，他的可愛的小女兒！

他能看見她安靜的自己坐着。於是海倫小姐或別的小姐走過去，送她一些糖菓。也許絲凡伊兒有些忘記她爸爸了。

這不是如牠所應該的——不是如牠所應該的！

有一時他正將發怒——因為這不是如牠所應該的。他的心——所謂生命把牠刺給他的

——很在他心內燃燒。

「絲凡尼拉，——親愛的絲凡尼拉，」他獨自低語。

但他把這些思想驅逐開。

小小的天真的女兒——這樣好——這樣好——也許她不能平安過日！

他揩去眼淚。終於有比管理這些事情的他們更有力量的人的。是的，——一個人應以這種思想來安慰自己，就是終會有一個管理一切的更高貴的天命的思想。

註一 Punch. 註二 Turbine. 註三 Skaal.

這一篇短篇，是稱爲烏達珊短篇傑作的。L. Aas 教授在介紹烏達珊的一文（譯文見詩絲第五卷第九期）裏，說「是一個無用的，老而衰弱的，無法可醫的懶惰的，但和善而漂亮的人的故事。一個「被有身價的貴家所輕視的窮苦親戚」的新模樣。」摩珊的驕橫，薛蒙孫的不能和命運奮鬥的柔弱，作者很明顯的表現出來。本篇是「瑙威短篇小說集（下）」中的末一篇，因爲介紹她的論文，所以把這篇先在這裏發表了。至於作者的生平，請參看本刊第五卷第九期譯者所譯的 L. Aas 介紹她的論文。本篇中所說到的瑙威錢幣

(1073)

克郎 (Kroner) 約合中國銀洋六角，薛蒙孫每月俸六十克郎，即中國銀洋三十六元。

野花與蔓草

(五) 飯桌上的故事

式微

「嘻！那條白的魚呢？那條白的魚呢？」

「喏！這不是麼？牠睡着，牠們老是睡着的，懶懶的老是睡着的。」

「懶得要同那些到八點鐘起來的一樣。」

「再勿我懶得這樣的？」

「你不是一條魚，幹麼要你這樣着急？」

「我是一條魚罷，讓你吃！」

立在新開的中國飯店上海樓的玻璃窗外，看着那窗裏所安置着的一隻小小的成方形的魚缸，有金魚，還有兩條生了四隻脚的白魚，牠們最爲我所喜愛，十有九次我與白君走那裏過，我們總要在那裏看望一陣子，牠們是變成了我的好朋友了。

「今天午後睡罷？」

(1075)

「沒有，真也不睡嘍！」

「哼！沒有意志的，昨天怎的剛給我看見呢？」

「昨天是例外！」

白君沒話說了；於是我便追上一歩：「哼！也不知道誰沒意志？」
他烏起兩隻黑眼睛望了我。

「喂！你說，我吃些什麼好？」我擎着菜單看了又看，問。

「誰知道？」

「你今天尋晦氣來麼？」

「也不知道誰天天尋晦氣來！」

「真的也不知道誰天天尋晦氣來？」

「天曉得！」

「是呀！天曉得！」

片時靜默。

「吃個羊肉飯罷！」白君看了菜單說：「可是飯燒得不熟可不要尋着我呢？」

「誰尋着你了？」

「前回不是麼？」

「嘻！那是滑稽滑稽的！」

「哈：你看！你看！那個「長脚野人」又來了！天呀真可怕，長得簡直把一隻肩都倒側了的！」

我回轉頭去一看？固然見那位長太太進來了。

「你真會評頭論脚，怎麼男子的眼睛裏只見得女子，這是什麼原因呢？」

「隨你去說罷！」

迅速地第一個菜吃完了。

「吃些什麼呢？約和太冷，哦，真冷呀！我決定吃糖汁蘋果！」

偶然的把頭側過，瞥見斜對的座上坐着一個中年男子，那眉毛是連接起來的成一條黑的線安置在眼睛的上面。

「真可怕！哦！那個人眉毛連了起來的！法國人真糟，法國人真糟！」

「何必那樣發感慨呢？那不是法國人，或者還是阿美尼亞人罷？」——「現在證明誰是什

評頭論腳了！」

「算了罷！我明天不來吃飯了，免得受氣，現在我來了還不過兩個月，吵的架已不下數十場，再下去是——」

「恐怕要訂起來了呢！」白君接了說。

「趕緊逃罷！」我說，「還沒有到打的程度，你已趕我出巴黎了！」

「真真天曉得！——爲了你避麻煩，才同意你下鄉去的！」

「好了！好了！當心把醋瓶打翻罷！喏！醋瓶在你的手邊！」

「我悲哀！」白君忽然扮起了我說這句話的口氣。

「不要悲哀罷，牠天天在那裏接你！在你的坐椅上。」——「牠是專心的！」

牠好像是有知覺的竟走了過來，一跳就上了白君旁邊的空樓上。

白君就把吃剩的一點肉皮給了牠。

牠抬起頭，儘望着白君。

「沒有了，寶寶！這裏什麼也沒有了！」白君摩着牠的頭這樣說。

「叫我一聲，我就給！」我說。

「叫一聲罷，寶寶你看那些小姐們的架子多麼大呀！」

「叫既沒有叫，倒反而挨了罵！」

服洛里飯店有兩隻貓，一是純黑的，一是花白的，那一隻花白的常來坐在白君所常坐的椅子上，牠是非常地與他熟悉了的。

那一晚本君也同了去吃飯。

「本先生，我來替你介紹一位白先生的好友罷！」

我們剛剛要把椅拉開來坐，牠探起頭來了，正是在白君的常坐的椅上。

「就是這一位！叫寶寶。」我說。

「這是一個多麼深情的名字呀！」本君說。

「了不得的深情呀！」

「你覺得牠美麼？」

本君吃的笑了！

「真妙，牠的嘴是歪了的，牠的兩隻後腳太高，走起來常是吃力的樣子，我說白君該該牠去買一雙高跟皮鞋呢！」

於是笑聲就特然的發了出來。

服洽里飯店好像是白君開的：『去罷，去我們的飯店吃罷！去我的飯店吃罷！』有一天剛遇着本君將去吃飯，他就這樣的替飯店招生意，可是也不止一次。

飯店的座位，分成了幾個界限，是爲幾個侍者所認定的：替我們拏菜

『有什麼好笑了？』

『你看，我笑都不自由了呢！』

『也不知是誰常討厭我的笑！』——『說是關毛竹。』

於是乎靜默了！

『我說，在朋友之間的感情，全賴維持，就是夫婦之間也是這樣罷，我是不知道，高先生說過的「要維持夫婦間的感情是很難的，彼此好像看守着，大家各自彼此要注意。」我想這些大概不外乎忍耐，能忍耐，就過去了，就維持住了！』

『維持？維持！我頂不愛聽維持，還要說忍耐，維持與忍耐那是在有了缺陷之後不得不然的免強着的意思，好比一對敵人，大家都是怨氣冲天，不過還沒有拔出刀來相向就是。』
『這樣也是維持，也是忍耐！』

(1079)

『照你說，怎樣呢？』我問：『可是我實在少見過那和好的夫婦，他們愛得像第一次求愛似的，也從未見過好的朋友，他們是沒有一點咀哦的！』

『照你說起來，吵架是好的了？』

『吵架也有好處，不打不成相識，越打越能各見本心，可是這却真真的，朋友間的，至於夫婦，那又是例外，好比天下了大雨及打雷，於是我們才知道晴天的可愛！』

『夠了夠了。我不想與你多講！』

實在，白君與我，我與白君，——有時候是我不好，有時候是他不好。——兩人中的吵架簡直變成家常便飯，可是也只限於飯桌上，一出飯店的門，便完結了。

『你悲哀了麼？爲些什麼呢？』

『呵？』

『你真的這樣悲哀麼？』

這一次的形勢有點嚴重了，那是在去看 *Madame* 之前，是在萌日飯店吃飯。

『噢，悲哀麼？』白君烏起兩隻黑眼睛，喃喃地問了。

直到看了戲還來的次日這一點小小的米粒似乎還嵌放在我們的心裏。

原因是爲什麼呢？爲了一個「懶」字，白君說是出於「天性」的，人類共通所有的。

「昨晚我真生氣，」我說，在晚飯完後的歸路上，「我什麼也都沒有留心聽到，只聽着浮士德唱：S'ilut demeure……」

「還有 *a Slut mon Coeur !*」

「慢點，我還沒有說完呢！還有他與 *Marguerite* 合唱的：Ranger Dieu, Ranger

par !」

「你呢？你聽着多少？」

「我也聽得這幾句，差不多，天呀！我也生氣，我氣昏了！」——「我還擔心着怕你要在戲院裏打瞌睡呢！」

「算了罷，我就是那樣不懂得音樂，就使我的法文怎樣不好，我還不至於那樣煞風景呢！」——「我也不至於小孩子到這個地步！」

「你看，你是不明白好心的！」

「好心！好心？」我說：「你少同我吵吵架就好了！」

「喏！誰又提到吵架這種字？」

(1083)

「喏！提到不算，你還要說？」

「好！我就不說罷！」

「這是我的不好麼？天呀？」白君說。

「我呢！天呀！」

於是一場小風波便過去了。

一九二九，四，二六，晚。

碎 影

薊 子

他們剛剛別過。馬上想她回頭，是不行了。其實別離滋味，和那些心的緊張，他已受得太多，這次別離，他到不覺怎樣。

定要走！再等一會也不行。要走，就走好了。他很坦然的讓她走去。

冤枉！他在愛她。他愛她什麼呢？并且她又愛他麼？倘若是，她愛他什麼呢？

也許，他愛她的笑窩。記得那天同看桃花，他見她披花拂葉的走入林中去了。許久才走出來。

「唔！你猜我那裏去了的？」

「我猜你那裏去了！」

「我想多摘幾朵花來。那守園子的不肯。說：這是要留着結桃子的。我還問他：你想結這一滿樹桃子麼？後來我定要，他就給我幾小朵了」。她把那按在耳朵上的花搖了一搖。覺得不好意思，又用手指尖去摸了一摸，是怕牠掉下來的。那一絲絲的青髮，隨着晃動。

「你就摘幾朵！」然她紅起來。那樣子，就像桃花。

「你真笨……」

「不說好吧！」

唉！難忘的，那隨花顫動的長髮，和那從花叢中出來的笑窩。

然，他愛她，就是爲了這個麼？

彷彿衣裳的香還留在屋子裏，他反對她香。然她偏要香進來，這，他無法可想。

他以為她總在做夢。她簡直夢一般的美麗，夢一般的說，夢一般的笑。但她也未始不以爲他如此。

「空山泣杜鵑，我看這句的『泣』字不好，不如改『響』字吧！」他真傻氣地給她當教師。

「不！『泣』字好些。」

「你聽見牠們在『泣』了。還流眼淚吧！」

「『一雁入高空。』那麼，兩只是不行了。」

這簡直是勢均力敵，他無法可想。你想泣就泣好了，我便不響。她喜歡笑，有時幾乎使他惱怒起來。這，她更好笑了。笑到很醉心的樣子。他嘆氣：「唉！你簡直在夢裏。」

他不能深怒或深恨，也不能深愛或發狂。是的，倘有一面，她就勝利了。這又是他所不許的。

她簡直是胡纏。有時連吃飯都忘記了，專來和他講些閒話，妨害他的勝業。有時簡直是強迫他做這個那個。有時她使他俯身，給她坐在那背上，很適意而且清閒；有時她又跪下，把頰倚在他膝上，連連地說些什麼。有時是推他走，有時却是不管一切抓了他的手就跑。簡單的說，他也簡單的想：她在捉弄人。

然而，他不是愛看那笑窩麼？那圓而且生動的。

「倘若我是這個樣子，你一定不愛我吧？」她有一天對着鏡子把嘴揪到一邊，連鼻子都扭轉了。給他一個醜的怪象。

「放心！我原來未曾想到我將愛你。」這是他自命頗爲進步的調子。

「呵！……唔……」在她也無報復之心。簡直又是勝利了。那就無異于沒有聽見或從他的口並沒有發出這句話。她依然看鏡子，掠一掠耳邊的頭髮，那蓬散的絲絲。

「想走，還是走吧！」他徘徊起來。

「不！你這裏好。我還能坐一坐。」她毫不客氣。

唉！這真沒有法子，他想。

他的東西有什麼好看呢？桌上亂堆着的書，茶杯，藥瓶，水盂，匙，鏡子，蠟燭，然她總像收藏家鑒賞古玩似的。樣樣的都給牠細細地摩撫一下子。時而弄弄剪刀，時而點燃蠟燭，時而翻抽屜，時而要逼他出門。他心裏想：爲什麼却不討厭她呢？却也想不明白，不過心裏清楚，她不過是一個美麗的花瓶，或者說：一把茶壺。

有時她夾着一包東西來了，他想：你又來了。她四處一瞧，摸把刀就削。這總是蘋果之類。好像有了牠就可不吃飯似的。沒法，他只能丟開一切來陪她吃了。吃起來，却也很甜。

「你不做夢好吧！」他善意的并且思索了一下子的。

一下子沉默之後，說：「你到管起我來！……」

好！他又失敗了。她真……唉！實在有點可怕。不過到也有些甘心。

這次却走了，頗爲遠的。衣服的香還留在房中。他茫然的對着桌上這些凌亂的東西，忽而有個東西在燭光中閃動了，那是深圓而且緋紅。

一·八·一九二九·在山國中。

蔓 草

(續)

馬蕭蕭

(十二)

今日起床極遲，頭腦覺得漲得很。

側身掀帳一看，太陽光軟軟地貼在玻璃窗上了。使人感着一股暖流似的快感。這時睡在被中，有一個頭髮蓬鬆的青年，不敢思索，也不能思索。

遍身都覺得酸痛，食物也淡得無味，記憶力也衰弱了。偶然放下一冊書，即遍覓不得，友人，這種現象，使我危懼，我怎麼會到這般地步！

每天上午終感着非常疲倦，到晚上九點鐘，精神才煥發起來。昨夜朦朧中，牀上轉側，偶啓眸向帳外微覷，清光已滿室了，——原來是夜半的下弦月。

披衣立天井中，萬籟俱寂，頭上有白雲幾縷，涼月一彎。

昨夜又着了涼。

月夜已令我凄然，何況又在夜半。呵呵！我曾記得一條淺淺的溪流，兩旁夾着一人高的枯黃蕪艸，風吹過去都沙沙地發響，這是一個晚秋月夜：流水銀和水一般的閃爍。漿聲裏，歌聲徐起，一隻波艇，流順而下，波艇中坐着兩個青年，一對少女，齊聲微唱。

友人！那時我注視着瑩瑩，她左手放在我的膝上，把頭倚在我肩上，默默地看着天上的星辰。

去年西溪快遊，到如今印像還濃得很。

(十三)

(1039)

幼時讀古人詠塞外離人，江南思婦之詩，已感着幽涼冷冽之感，纏綿淒切之音。幻想中：不斷的灰色的遠山，無垠的黃沙，沒脛的衰黃枯草，聳峙着傾頹的城堡，城堡上的衛兵，衛兵頭上的涼月……

瑩珏的父親遊宦關外，爲攜愛女北去，春季中，南下歸來。生長在春水軟風中的江南的瑩珏，從敏慧活潑的姿態，將易爲一個英毅沉思的少女了。

友人，其如我對長空而揮淚何？

給瑩珏的一封信，還不曾寄出，想托茹青轉給她，可是昨晚到了茹青的校門前，又使我踟躕起來了，終於不曾進去。

友人，我最羞見人，尤其是活潑地的少女，在友們面前，當我和瑩珏在一起時，也祇有會心的注視，會心的微笑，和生疎的客人一般。樹影中，燈光下，我們挽着手閑步時，我們都笑問着：「在友們面前，我們爲什麼一句話也沒有了？」我們祇笑着緊緊地互相握住了手。

到女學校去會友人；是最使人羞赧的，所以我輕易不敢進去。我羞見她們，但我不羞見瑩珏。

(十四)

友人！這真是意料以外的事，我說不出的愉快，却又說不出的怯弱。

今日校中休業，上午看曼替茹青畫一張法蘭西地圖，我高興起來，就幫他填上許多地名，午鐘響時，差不多已完成了。

茹青約着兩點鐘來取地圖。午飯後，我昏昏沉沉地睡在牀上；靜寂的小院子裏，只有蜜蜂嗡嗡的飛聲，只有不知從何處送來一聲兩聲的杜鵑的清囀。

從微睡中，忽被曼推醒說，「瑩瑩叫你呢！」滿面含着笑容。

淺色的美衫，藏青色的裙子，臉龐兒一月不見，略微消瘦一些。——會客室裏今日添了一個着素淨衣衫靜默敏慧的少女。

平時本不能多說，何況又在將別離中，見了伊，更覺沒話可說。我心中只算着有少時候，我們已不會相見了。嬌小的伊，更高了，更清麗了。我們閑談着，伊却微笑着，默默地挨着茹青的肩旁不語。

(十五)

本是未暖天氣，江南還是春寒。昨夜一夜夜雨，今朝又好着薄綿了。

心裏混亂得狠；綠葉扶疏的葡萄架，葡萄架下披輕紗，着粉紅衫，珠光閃爍，淺笑明眸

的葡萄仙子；悠揚的歌聲，鏗鏘的披亞娜的琴音，……昨天在C女校聽歌劇，今朝又一早起床，獸獸的看看窗外細雨簾纖，精神疲倦得狠。

遊藝會散會時，茹青送我們出去，笑和我說：

「明日我打電話通知你，我有話要和你說。」

「什麼事？」曼笑問着。

「她的事——後日的事。」茹青笑着進去了。

「好久不見面，覺得更親熱，也覺得更生疎了。」昨日瑩珏來時，我曾反覆地想。

明天星期日，我和茹青說：叫瑩珏同遊玉泉去。

(十六)

湖上雨景我祇賞玩過兩次：一次是昨日，一次是濃烈得狠。

去年中秋節，各機關各學校都放了假，遊人真比螞蟻還要多。那時我小病新愈，腳弱得狠，和她們商量，不如放舟湖上。

病後怯弱的我，第一次對着廣袤深碧的千傾柔波，對着四圍翠灰色的山巒，覺得身輕如葉，飄飄欲舉了。

黑雲慢慢地抹滿天際的一角，湖上曲院荷風一帶的波光，仍舊是明淨柔膩。雷峯塔，淨寺一帶的山峯，已埋入迷迷濛濛的濕雲中了。撲面的風嗅着都帶了一點濕氣，湖上的小舟，一霎時都一隻不見了。只有一片鏡面般的湖面，分作兩種顏色，一半是深碧色，一半反照着從雲隙中漏出來的夕陽，是淺紅，淡暈。

淺紅色的湖光，漸漸地褪了色了。天上的黑雲低壓下來，霎時間晶瑩明澈的雨珠，都亂灑到湖上，好像織成了千百幅的珠簾，把我們的小舟圍在當中，——我們都歡呼起來了。茹青把毛絨頭繩的圍巾覆在頭上，瑩珥在他懷中躲笑。我和曼尙儂在一張船上藤椅上用的線毯下。沒撫欄的小舟，又是風斜雨急。咕咕呱呱的一船笑語聲，舟子也破顏了。我們便叫他划到三潭印月去。

友人！鏤在柔弱多感者底心上的往事，是非常深刻的，何況是更深刻的往事呢！

(十七)

洗盥畢，坐在窗下凝視着從檐頭瀉下水銀般的雨柱，頭腦覺得昏沉得狠。友人，可憐一個犯神經衰弱症的青年的我，已不配受嚴重科學的研究了！我對社會已犧牲完我所有的一切，……友人，真昏亂得狠，不知寫什麼好？——驀然想起雨中新綠，不知湖山又穿着什麼顏色衣裳了，即刻鎖了門冒雨出去。

今日下午雨中遊湖歸來，不但沒有傷感的份兒，而且精神覺得異常興奮。燈下無事，把我蔓草中的斷片謀感抄幾節寄給你看吧！只要能排遣我無聊的長夜，也不管費不費你研究學問的光陰了，一笑！

蔓草另附

蔓草（其六）

昨夜夢中簷頭浙瀝聲，今朝醒來坐被中凝眸微思，已模糊不能記憶了。吸鞋推門出，天色陰沉沉地，地上到處微蓄有小水窪；鵝卵石上的青苔，綠色鮮潤欲滴，——却真是初春夜雨。

院子裏又細雨纖纖了。紙窗下獨坐凝思，別有一幽絲涼清冷之感。遠處敲金箔的砧聲，也和微思一般，覺得飄渺無着，——飄到心頭繞到空際。

心緒不寧，自己做的事情，一件都不滿意，連給友人的復書，重看一遍也覺得淺薄無聊。

其七

相愛不但不在相見，連往返信札，也只要淡淡數句，已夠耐人深思。

立簷下聽雨聲滴瀝，天色漸漸暗淡了，黃昏中便埋葬了我自己。

不必清影相偎，不必握着手凝眸笑語，不必星夜中互相依偎着低聲啜泣，不必眼睜睜地，看着她溪邊悄立，撫髮沉思，唉！只要……夠我日夜不安了。

其九

內心思想的衝突，情緒的緊張過度，早使我終日徬徨，終日迷亂。

倘若你得了了一個愛友，你眼前就有一顆火星，這顆火星是燃燒着的，燒到心頭，燒毀……

其十一

終是仲春的季节，只要一夜微風，幾簾纖雨，昨日雖和暑中一般的蒸悶，今朝已涼透紙

窗了。立簷下看雨絲隨風捲捲，青灰色的天宇，高聳的白牆，牆根下鮮潤的綠苔，……輕衫也曳動了，覺得從眉尖已寒到心頭。

被風雨吹打閉的玫瑰花苞，微紅已褪了。立在花前，深深地認識了少年的悲哀，也很清澈的了解了我自己。

其十八

久不臨金剛經的小楷了，手腕生硬得很。忽然瓦上一陣淅瀝聲，仰首一望，却不見什麼，——是一陣春季微雨。

只聞雨點的聲音，默想灰色的雲片已在天空追逐。忽然從院子外射入一縷淡紅色的光線，——却又雨過晚晴了。

去年早秋，也和這樣一個傍晚。瑩瑩坐在藤椅裏，我靠着椅背立在伊身後，共看了一篇月光。額際的短髮，髮上的清香，我不意地看着伊微笑的面龐，而龐上兩個淺淺的酒窩：伊好似已覺着了，回眸朝我一笑。

唉，往事重題！

有送友出關外詩云：「馬後桃花馬前雪，教人那得不回頭？」

行見一明眸少女，白馬荒山，冉冉向關外而去。瑩珏行期雖尙未定，我們的蹤跡却已故意疏遠了。偶然見面，每緘默無言。欲抑此情，無已，她深居高樓，我埋首窗下，從此湖上遊人，又弱兩個。

其二十

愛伊，終會怨苦伊。夜中惡夢頻呈，晨興聽杜鵑啼聲，亂鶯軟唱，我都原諒伊了。

伊有一次信裏說，「靜默寡言，沉思悄坐，固是很好，但於你却不合宜。因你平日已常是沒言語，再這麼，怕你還不成了——一個寒冰凍成的一個人兒嗎？」只要能凍成一個石像，倒也吧了！

(十八)

窗外還魚白色，屋內燈光已捻亮了。笑語中我低首用膳。門房送進兩封信來，一封是史君的，晚霞色的一封，一瞥就知是瑩珏的。

我害了伊了。

伊父親寄信給伊外婆，伊外婆慈態映然的勸着瑩珏，原來我們一部分通信的信札，已在

(1097)

(1098)

伊父親手中了。唉，父親的愛，從此我們的分離也更速了。

我敬仰的天上的安琪兒，我服從你的意志！

伊說並沒接着我本星期中的回信。我祝福伊的孀娘，愿上帝饒恕她。

唉唉，友人！我南行之日，已是伊北從之期，從此人間天上——……

附誌：這是我的一位友人六年前寄給我的信札中的一部份。他爲了一種戀愛的糾紛，幾至於自殺。他現在已安心地在國外讀書了。我得了他的允許，就把牠整理了一下，在此地發表了。信內關於我的私事及不相干的都刪除了，也許也沒有什麼不相連貫之處吧！

我的友人曾有一冊扎記題名蔓草，（據他有一次云：蔓草的意思，是「墓木已拱，蔓滋榮。」以葬戀愛之一花一葉。」此篇內也有幾則附入，就以此名題篇端。

雜 感

「皇漢醫學」

魯 迅

革命成功之後，『國術』『國技』『國花』『國醫』鬧得烏烟瘴氣之時，日本人湯本求真做的『皇漢醫學』譯本也將乘時出版了。廣告上這樣說——

「日醫湯本求真氏於明治三十四年卒業金澤醫學專門學校後應世多年覺中西醫術各有所長短非比較同異捨短取長不可爰發憤學漢醫歷十八年之久彙集吾國歷來諸家醫書及彼邦人士研究漢醫藥心得之作著『皇漢醫學』一書引用書目多至一百餘種旁求博考洵大觀也……」

我們『皇漢』人實在有些怪脾氣的：外國人論及我們缺點的不欲聞，說好處就相信，講科學者不大提，有幾個說神見鬼的便紹介。這也正是同例，金澤醫學專門學校卒業者何止數千人，做西洋醫學的也有十幾位了，然而我們偏偏刮目於可入『無雙譜』的湯本先生的『皇漢醫學』。

小朋友梵兒在日本東京，化了四角錢在地攤上買到一部岡千仞作的『觀光紀游』，是明治十七年（一八八四）來游中國的日記。他看過之後，在書頭卷尾寫了幾句牢騷話，寄給我了。來得正好，鈔一段在下面——

「二十三日，夢香竹孫來訪。……夢香盛稱多紀氏醫書。余曰，「敝邦西洋醫學盛開，無復手多紀氏書者，故販原板上海書肆，無用陳餘之芻狗也。」曰，「多紀氏書，發仲景氏

(1100)

微旨，他年日人必悔此事。」曰，「敵邦醫術大開，譯書續出，十年之後，中人爭購敵邦譯書，亦不可知。」夢香默然。余因以爲合信氏醫書（案：蓋指「全體新論」），刻于寧波，寧波距此咫尺，而夢香滿口稱多紀氏，無一語及合信氏者，何故也？……」（卷三「蘇杭日記」下二頁。）

岡氏於此等處似乎終於不明白。這是「四千餘年古國古」的人民的「收買廢銅爛鐵」脾氣，所以文人則「盛稱多紀氏」，武人便大買舊砲和廢鎗，給外國「無用陳餘之芻狗」有一條出路。

岡氏距明治維新後不久，還有改革的英氣，所以他的日記裏常有好意的苦言。革命底批評家或云與其看世紀末的煩瑣隱晦奈何之言，不如上觀任何民族開國時文字，證以此事，是頗有一理的。

（七月二十八日。）

「吾國征俄戰史之一頁」

魯迅

大家都說要打俄國，或者「願爲前驅」，或者「願作後盾」，連中國文學所賴以不墜的新

月書店，也登廣告出賣關於俄國的書籍兩種，則舉國同仇敵愾也可知矣。自然，大勢爲此，執筆者也應當做點應時的東西，庶幾不至於落伍。我於是在七月廿六日「新聞報」的「快活林」裏，遇見一篇題作「吾國征俄戰史之一頁」的敘述詳細而昏不可當的文章，可惜限於篇幅，只能摘抄——

「……迺嘗讀史至元成吉思汗。起自蒙古。入主中夏。開國以後。奄有欽察阿速諸部。命速不台征蔑里吉。復引兵繞寬田吉思海。轉戰至太和嶺。洎太宗七年。又命速不台爲前驅。隨諸王拔都。皇子貴由。皇姪哥等伐西域。十年乃大舉征俄。直逼耶烈贊城。而陷莫斯科。太祖長子朮赤遂於其地卽汗位。可謂破前古未有之紀載矣。夫一代之英主。開創之際。戰勝攻取。用其兵威。不難統一區宇。史冊所敘。縱極鋪張。要不過禹域以內。訖無西至流沙。舉朔北遼絕之地而空之。不特唯是。猶復鼓其餘勇。進逼歐洲內地。而有歐亞混一之勢者。謂非吾國戰史上最光彩最有榮譽之一頁得乎……」

那結論是——

「……實言之。元時之兵鋒。不僅足以扼歐亞之吭。而有席捲包舉之氣象。有足以壯吾國後人之勇氣者。固自有在。余故備述之。以告應付時局而固邊圉者。」

(1102)

這只有作者「清癯」是蒙古人，倒還說得過去。否則，成吉思汗「入主中夏」求赤在墨斯科「即可汗位」，那時咱們中俄兩國的境遇正一樣，就是都被蒙古人征服的。爲什麼中國人現在竟來硬霸「元人」爲自己的先人，彷彿滿臉光彩似的，去驕傲同受壓迫的斯拉夫種的呢？

倘照這樣的論法，俄國人也就可以作「吾國征華史之一頁」，說他們在元代奄有中國的版圖。

倘照這樣的論法，則即使俄人此刻「入主中夏」，也就有「歐亞混一之勢」，「有足以壯吾國後人」之後人「之勇氣者」。

嗟乎，赤俄未征，白癡已出，殊「非吾國戰史上最有光彩最有榮譽之一頁」也！

（七月二十八日。）